

# 茅盾文集

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茅 盾 文 集

第 一 卷

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·

书号 717 字数 259,000 开本 850×1168 纸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13\frac{13}{16}$  插页 3

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7501—20500 册

定价 (3) 1.95 元



茅盾

## 出版說明

这个文集收輯了作者三十多年以来創作生活中的大部分文学著述，按照小說、戏剧、散文、文学論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編次。作者翻譯的外国文学作品，以及多年在从事杂志的編輯工作中所写的部分带有時間性的文章，都不收入在內。

我們收輯的作品可能还有遺漏，在編印时虽进行了初步的編輯和校勘工作，并由作者亲自校閱、修訂，但仍不免有許多缺点，希望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8月

## 第一卷說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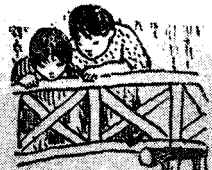
本卷收入《蝕》——即《幻滅》、《動搖》、《追求》三部曲的合集。

《幻滅》連載于 1927 年《小說月報》第 18 卷第 9、10 号上。

《動搖》連載于 1928 年《小說月報》第 19 卷第 1 至 3 号上。

《追求》連載于 1928 年《小說月報》第 19 卷第 6 至 9 号上。

以上三部曲都曾分別出過單行本，1980 年合為一集出版，總名為《蝕》。1954 年經作者修訂後由本社出版，現在又經作者重新校閱，收入本卷。



# 幻滅

茅盾



「我討厭上海，討厭那些外國人，討厭大商店裏油嘴的伙計，討厭黃包車夫，討厭電車上的賣票，討厭二房東，討厭專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着女人的那班藍三……真的，不知爲什麼，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，想着就生氣。」

蘇女士半提高了嗓子，緊皺着眉尖說；她的右手無目的地地攪弄左邊的衣角，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。

和她並肩坐在床沿的是她的舊同學章女士，年約二十一，二，身段很美，麗，服裝極幽雅，只臉色太憔悴了些，聽見蘇那樣憤憤，頗有些不安，拉住了蘇的右手，注視她，懇切地說道：

「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！可是我總覺得上海果然討厭，鄉下也同樣的討厭；我們在上海討厭牠的喧囂，牠的拜金主義化，但到了鄉間，又討厭鄉村的固陋，呆笨，死一般的寂靜了；在上海時，我們神昏頭痛；在鄉下時，我們又心灰意懶，和死了差不多。不過比較起來，在上海

求智識還方便……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讀一點書，她說到讀書，蒼白的臉上倏然掠過了一片紅暈；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，或者是太誇口了；可是「讀書」兩個字實在是她近來唯一的興奮劑，她自從去年在滬裏的女校鬧了風潮後，便很消極，她看見許多同學漸漸地丟開了鬧風潮的正目的，却和「社會上」那些仗義聲援的漂亮人兒去交際——戀愛，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，簡直氣極了；她對於這些「恬動」發生極端的厭惡，所以不願熱心的同學嘲笑爲意志薄弱，她就半途抽身事外，她的幻想破滅了，她對一切都失望，只有「靜心讀書」一語，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，爲的要找一個合於理想的讀書的地方，她到上海來不滿一年，已經換了兩個學校，她自己已不大明白她的讀書抱了什麼目的；想研究學問呢？還是想學一種謀生的技能？她實在並沒仔細想過，不過每逢別人發牢騷時，她總不自覺地說出「現在只想靜靜兒讀點書」這句話來，此時就覺得心頭寬鬆了些。

連載于1927年《小說月報》之一頁

## 第一卷目录

### 蝮

幻灭 .....	3
动摇 .....	99
追求 .....	263
写在《蝮》的新版的后面 .....	431

蝕



~~Illegible text block consisting of multiple lines of characters, likely a header or title area that has been completely obscured by noise or corruption.~~

~~Illegible text block consisting of multiple lines of characters, likely a body of text or a list that has been completely obscured by noise or corruption.~~

幻 灭

“我討厭上海，討厭那些外國人，討厭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計，討厭黃包車夫，討厭電車上的賣票，討厭二房東，討厭專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癩三……真的，不知為什麼，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，想着就生氣！”

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，緊皺着眉尖說；她的右手無目的地折弄左邊的衣角，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。

和她并肩坐在床沿的，是她的舊同學靜女士：年約二十一二，身段很美麗，服裝極幽雅，就只臉色太憔悴了些。她見慧那樣憤憤，頗有些不安，拉住了慧的右手，注視她，懇切地說道：

“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！可是我總覺得上海固然討厭，鄉下也同樣的討厭；我們在上海，討厭它的喧囂，它的拜金主義化，但到了鄉間，又討厭鄉村的固陋，呆笨，死一般的寂靜了；在上海時，我們神昏頭痛；在鄉下時，我們又心灰意懶，和死了差不多。不過比較起來，在上海求知識還方便……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讀一點書。”她說到“讀書”，蒼白的臉上倏然掠過了一片紅暈；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，或者是太夸口了；可是“讀書”兩個字實在是她近

来唯一的兴奋剂。她自从去年在学校里的公愤潮后，便很消极，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发生了公愤潮的正目的，却和“社会上”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早去交际——恋爱，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，简直气极了；她对于这些“活动”，发生极端的厌恶，所以不愿热心的同学嘲笑为意志薄弱，她就半途抽身事外，她的幻想破灭了，她对一切都失望，只有“静心读书”一语，对于她还有些引诱力。为的要找一个合于理想的读书的地方，她到上海来不满一年，已经换了两个学校。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读书抱了什么目的：想研究学问呢？还是想学一种谋生的技能？她实在并没仔细想过。不过每逢别人发牢骚时，她总不自觉地说出“现在只想静静儿读点书”这句话来，此时就觉得心头宽慰了些。

慧女士霍地立起来，两手按在静女士的肩胛，低了头，她的小口几乎吻着静女士的秀眉，很快地说道：“你打算静心读书么？什么地方容许你去静心读书呢？你看看你的学校！你看看你的同学！他们在这里不是读书，却是练习办事——练习奔走接洽，开会演说，提议决议罢了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捧住了静女士的面孔，笑道：“我的妹妹，你这书呆子一定还要大失望！”

静女士半羞半怯不以为然的，推开了慧的手，也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没有逢到去年我受的教训，你自然不会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变迁了。况且——你说的也过分，他们尽管忙着跑腿开会，我自管读我的书！”她拉了慧女士同

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，倒了两杯茶，支頤凝眸，無目的地看着窗外。

靜女士住的是人家边廂的后半間，向西一对窗开出去是晒台，房門就在窗的右旁，朝北也有一对窗，对窗放了張書桌。臥床在書桌的对面，紧貼着板壁；板壁的那一面就是边廂的前半間，二房东的老太太和两个小孙女兒住着。書桌旁边东首的壁角里放着一只半旧的藤榻。書桌前有一把小椅子，慧女士就坐在这椅上，靜女士自己坐在書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凳上。

房內没有什么裝飾品。書桌上堆了些書和文具，却还要讓出一角来放茶具。向西的一对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紗，想来是不要走到晒台上的人看見房內情形而設的，但若靜女士坐在藤榻上时，晒台上一定还是看得見的。

“你这房，窄得很；恐怕也未必靜。怎么能够用功呢？”慧女士喝了一口茶，眼看着向西的一对窗，慢慢地說。

靜女士猛然回过头来，呆了半晌，才低声答道：“我本来不講究这些，你記得我們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間比这还要小么？至于靜呢，我不怕外界不靜，就只怕心里——靜——不——下来。”末了的一句，很带几分幽怨感慨。剛果自信的慧，此时也似受了感触，很亲热地抓住了靜女士的右手，說：“靜妹，我們一向少通信，我不知道这两年来你有什么不得意；像我，在外这两年，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！現在我确信世界上沒有好人，人类都是自私的，想欺騙別人，想利用別人。靜！我告訴你，男子都是坏人！他

們接近我們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用真心去對待男子，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里。靜妹，你看，我的思想也改變了。我比從前老練了些，是不是？”

她微微嘆了口氣，閉了眼睛，像是不願看見她想起來的舊人舊事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”靜不知道怎樣回答。

“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。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！”慧的粉渦上也泛出淡淡的紅暈來，大概是興奮，但也許是因為想起舊事而動情。

沉默了好幾分鐘。

靜呆呆地看着慧，嘴里雖然不作聲，心里却擾亂得很。她辨出慧的話里隱藏着許多事情——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。靜今年只有二十一歲，父親早故，母親只生她一個，愛憐到一萬分，自小就少見人，所以一向過的是靜美的生活。也許太嬌養了點兒。她從未夢見人世的污濁險巖，她是一個耽于幻想的女孩子。她對於兩性關係，一向是躲在莊嚴，聖潔，溫柔的錦幃後面，絕不曾挑開這錦幃的一角，看看里面是什麼東西；她並且是不願挑開，不敢挑開。現在慧女士的話卻已替她挑開了一角了，她驚疑地看着慧，看着她的兩道彎彎的眉毛，一雙清澈的眼睛，和兩點可愛的笑渦；一切都是溫柔的，淨麗的，她真想不到如此可愛的外形下却伏着可丑和可怕。

她沖動地想探索慧的話里的秘密，但又羞怯，不便啓齒，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幾句話。

慧臨走時說，她正計劃着找事做，如果找到了職業，也許留在上海領略知識界的風味。

## 二

一夜的大風直到天明方才收煞，接着又下起牛毛雨來，景象很是陰森。靜女士拉開蚊帳向西窗看時，只見晒台上二房東太太隔夜晾着的衣服在細雨中飄蕩，軟弱無力，也像是夜來失眠。天空是一片灰色。街上貨車木輪的轆轤的重聲，從濕空氣中傳來，分外滯澀。

靜不自覺地嘆了口氣，支起半個身體，惘然朝晒台看。這裡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紅色的女人襯衫；已經半舊了，但從它的裁制上還可看出這不過是去年的新裝，並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。

靜的思想忽然集中在这件女衫上了。她知道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東家稱為新少奶奶的少婦。她想：這件舊紅衫如果能夠說話，它一定會告訴你整篇的秘密——它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聖，也許就是最丑惡的一頁；這少婦的歡樂，失望，悲哀，總之，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經驗，這件舊紅衫一定是目擊的罷？處女的甜蜜的夢做完時，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從你頭頂罩下來，直把你壓成粉碎。你不得不舍棄一切的理想，停止一切的幻想，讓步到不承認有你自己的存在。你無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壓迫下，只



好取消了你的庄严聖潔。处女的理想，和少妇的现实，总是矛盾的；二房东家的少妇，虽然靜未尝与之接談，但也是这么一个温柔，怯弱，幽悒的人兒，該不是例外罢？

靜忽然掉下眼泪来。是同情于这个不相識的少妇呢，还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，連她自己也不明白。

但这些可厭的思想，很無賴地把她纏縛定了，却是事实。她憎恨这些恶毒思想的無端襲来。她頗自訝：为什么自己失了常态，会想到这些事上。她又归咎于夜来失眠，以至精神煩悶。最后，她又自己寬慰道：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閃爍的話引起来的。实在不假，自从慧来訪問那天起，靜女士心上常若有件事难以解决，她几次拿起書来看，但茫茫地看了几頁，便又把書抛开。她本来就不多說話，現在更少說。周圍的人們的举动，也在她眼中显出异样来。昨日她在課堂上和抱素說了一句“天气真是煩悶”，猛听得身后一陣笑声，而抱素也怪样地对她微笑。她觉得这都是不怀好意的，是侮辱。

“男子都是坏人！他們接近我們，都不是存了好心！”

慧的話又在耳边响起来。她嘆了一口气，無力地讓身体滑了下去。正在那时，她仿佛見有一个人头在晒台上一伸，对她房內窺視。她像見了鬼似的，猛将身上的夹被向头面一蒙，同时下意識地想道：“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赶快用白布遮起来！”

但是这斗然的虛惊却把靜从灰色的思潮里拉出来，而多时的兴奋也發生了疲乏，竟意外地又睡着了。